



散文

2014

精选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

精选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散文 2014 精选集 / 《散文》编辑部选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06-6580-0

I. ①散… II. ①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9409 号

选题策划:汪惠仁

封面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鲍伯霞 田 静 张 森

责任校对:陈 凯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75 千字 插页:7 页

印张:21.75

版次:2015 年1 月第1 版

印次:2015 年1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表达

你的

发现

dc954/10



5740000



写在前面

汪东4:

《散文》每年都要出一个精选本。我想这里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它只是一个充满着行业惯性的产品。到了年底,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提醒道,该编精选集了。

这是第十三次。疑惑很多,越来越多,我会留意同行及批评家的年度“鸟瞰”式的言论,妄想着找到文学行进的轨迹。我也很在乎读者的评价,我的抽屉里保存着太多的读者来信——我有时看着这些来信发呆,我真是要感谢你们啊,这个年代,你们还在用这样的方式,用纸和笔的方式袒露心声;其中有些来信,我能猜到出自年轻的女生之手,她们把信叠成了飞鸟的形态,就像几十年前我的那些女同学一样。

不得不说,读者给我的“意义”感比同行及批评家都要多。这倒不是因为“读者是上帝”这等半真半假的生意经,而是因为文学的某些意义,必须在读者那里才得到完成——并且,我和同行,或者还包括作家和批评家,在某种焦虑里越陷越深,我们似乎希望每一年都是新的,每一年都有重大收获,每一年都把上一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加以解决。——只有读者,能缓解我们的焦虑,不是因为读者正确,也不是因为由读者的消费行为构成的市场正确,而是因为读者在整体上提供了我、同行、批评家不敢相信也不愿接触的“真实”经验。那就是,我们可能不必如此焦虑:那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幻觉中取得“成就”,而这“成就”又强化了我们的幻觉。

事实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新的“成就”,我们只是在劳动,只是在产品里看到自己,然后和读者相遇。

从莫言获奖开始,我们又似乎把过多的热情用于探讨“何以获奖”;为迎接一系列的国际文化交流,我们于是强调“中国元素”、“向传统致敬”、“向经典致敬”……没有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我们就无法确证自己,这才是依赖幻觉的我们的最大的

毛病。

所以,我在此要感谢读者,你们就是世界。因为你们,我们得以逃出封闭的自我。还因为你们,我们会用自己最深厚的情感探讨那些恒久的不多的话题。

列在这本集子里的,是不多的文章,没有座次,大家更不要把它们与“获奖”一起联想——这,只是我们和世界进行持续交流的一帧瞬间图像。

目录

【卷壹】

253	于坚 盐津的蜂蜜	003
247	朱以撒 行色	010
254	祝勇 最后的勇士	016
262	张宗子 县城往事	022
270	李汉荣 一篇文章的开头	030
278	丛桦 日暮乡关何处是	044
281	黄金明 河流的忧郁	049
282	王族 第一页	060
	黄立宇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74
	闫文盛 夜色还乡	078
	王月鹏 血脉里的回望	086
	半夏 六畜之首	096
	朵渔 我的呼愁	106
	江子 草木深	117

【卷贰】

- 127 鲍尔吉·原野 | 云中的秘密
137 熊亮 | 纯事物的脸
142 小茶 | 断章
156 徐江 | 雾中杂事
164 小白 | 生命的滋味
167 阿微木依萝 | 马前卒
170 王晓莉 | 暗房
181 刘丽朵 | 中国童话

【卷叁】

- 王陆 | 认识 193
毕星星 | 回乡去认古碑 201
丁燕 | 断裂人 206
安宁 | 打工 217
江少宾 | 我们都是坏孩子 223
千亚群 | 蔡老师的鹅 229
人邻 | 冬天的日记 232

【卷肆】

- 239 郁笛 | 皮恰克松地笔记
247 金宏达 | 我心中的地坛大祭
254 苍耳 | 皖南霜迹
263 陈元武 | 西藏时间
270 塞壬 | 崇义三章
276 龙一 | 春花崇礼
281 马步升 | 敦煌夜行记
292 钱红莉 | 山水小随笔二则

【卷伍】

- 艾云 | 不自欺,也不他欺 301
王祥夫 | 一揖清高 304
马温 | 仿1906风格的火车站 314
严敬 | 动物篇 320
玄武 | 花香 329
范晓波 | 我闻不到苹果的香 336
陈蔚文 | 哪一件事不是闲事 340
施立松 | 时代的寻梦人 344
李小洛 | 去更远的江河 351

廿肆节气

驚蟄
執虫

卷壹

敬父

2014

精选集

仲春遇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陶渊明《拟古·其三》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王雱《眼儿媚》

廿四节气

春分



散文
2014

精选集

于坚 盐津的蜂蜜

云南与别的省不同,其他省,从日出走到日落,都是一样的单调。唯有云南,可以说云南北方、云南南方、滇西、滇东北。昆明如果往西南飞上五十分钟,那就是亚热带风景,男人女人都穿着笼裙、清秀玲珑。这里的诗人不用汉语写诗,而是口头说唱,《召树屯》什么的,诗人叫作“赞哈”。往东北方向飞五十分钟,进入昭通,你就得用宽厚、雄浑、高亢、深沉、荒蛮……这样的字眼。这边的汉族居多,赞哈用汉语写诗,叫作诗人。如果在云南中部的彝族地方,诗人就是部落里面的大巫师,叫作毕莫。昭通这边,一排排峡谷风生水起,就像永远拉不完的大幕。壮丽伟大,河流就是歌手,有些将来要兴风作浪,滔滔不绝,此时此地只是一些细线,清唱着。大峡谷就像一个个父亲,高原就像母亲们肥厚舒缓的乳头,化育着。有许多尚未命名的地方。有个地方叫鸡公山,我去看过,魂飞魄散,豪气苍茫,完全是一头雄狮卧在远古,土黄色的峡谷鬃毛般的从苍天上垂下来。我命名它为雄狮大峡谷。有些人吓坏了,你乱说。昭通得水不宜,稻米麦子难长,因此土豆玉米种得多。生存不易,要在这里住下来,混出个人样,得争强斗狠。耐不住的就跑掉了,生活在别处,许多人背井离乡。自古以来,昭通地方就是英雄好汉流氓歹徒骗子辈出之地,近代云南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一大批都来自昭通。他们把昆明视为中原,常有逐鹿之心。文有姜亮夫,武有唐继尧、龙云。姜亮夫研究敦煌,堪称天下第一。你乱说,好吧,个见。有诗云:姜传敦煌三千里,唐镇南诏十万山。朱提自有风流史,乌蒙磅礴走泥丸。朱提,读 shū shī,就是古昭通,曾经盛产白银,朱提银在古代曾经是银的代称。在乌蒙山区乌云滚滚的天空上,从飞机窗口望下去,大地上确实是泥丸滚滚,只是到了地面,才看出那些泥丸其实都是高山大岭,没有些豪气匪气是爬不上去,也下不来的。当然,这种地方也出诗人,樊忠慰是一个,他住在下面的某个山崖上,写这种诗:

我爱的女人是沉默的水/我饮下冰的容颜,她就老了/所有人诽谤美好的贞洁/
我却深信她白雪无瑕

爱我的女人是天上花/我躲开她的芳香,她就发话/大家都说你是精神病/我更
爱你的诗歌与痴傻

我爱的女人到处有/每一个日子你都遇见她/爱我的女人在哪里/我真想叫她
快跟我回家

既要她爱我还要我爱她/绿了床被,红了烛花/嫁给我嫁给我吧/太阳月亮在天
空骑木马

——樊忠慰《我和女人》

天空上看不见女人,女人站在大地的边上,背着背篓,里面塞着仅够活命的土
豆,在山崖边上迎风走着,头上裹着绿头巾或者红头巾。昭通风大,尤其在冬天,每
一张脸都被刮得通红,就像红日下凡。

昭通城建在千万大山中一处高山顶的坝子上,前面是四川盆地,后面是云南高
原,金沙江在北方的峡谷中金光闪闪,这是昭通地区的风水宝地,米粮之川。一眼望
去,颇有一马平川的感觉,这在昭通地区,是相当稀罕的了。这块地是个胖子,厚实
健硕,植物肥得流油,呈现出深厚之色。多年前我去,望着这一马平川的富饶,很
是有搬过来住的冲动。可惜人们并不珍惜,过二十年,这一带已经支离破碎,盖起了无
数房子。昭通城是昭通高原上的江南,弹丸般的天堂之地,盖这么多房子,从那些逼
仄的峡谷爬上来的人们,很绝望,因为在山顶这终极之地,他们依然不过是一堆钢
筋水泥的高山之间、不见天日的蚂蚁而已。多年前我沿着那些世界上最深的峡谷爬
上来,看见这伟大的小平原,一马平川全是梨花,无边无际,像是生命的胜利,节日,
一场欢乐之雪也在内心狂舞。好啦,这个不说了,事关人家的政绩,少置喙。

我来昭通,主要是想来看看樊忠慰。云南这么多县城,为什么独盐津值得牵挂,
因为樊忠慰住在这里。在昆明遇见他几次,都没说话,或者笑笑,或者不笑。他诗写

得好,与我不是一路,令我很是着迷。他看上去不像是昭通那边来的,身子瘦弱,扛不住枪。眼神飘然世外,看着你,又忽视你。他其实忽视世界,经常需要棒喝,才回过神来一下。

顺着峡谷缝缝走下去,走到底,走到只有一线天的地方,就是盐津。下了昭通高地,就进入大地的褶皱,每一条褶都是峡谷峻岭,河流就藏着这些褶里面,有时候见头,有时候见身,有时候见尾,仿佛青鳞,鳞光偶尔在高山的根部一晃。村子仿佛一堆堆落叶,很快就要被风暴卷走的样子,但是过了二十年再来,它们还在原地。有个人用手枕着锄头,下巴杵着锄头把,看着我们的车子跑,直到我们转过山去,留下一溜烟。这个人说不定就是樊忠慰的父亲。我觉得是,他父亲就是土地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未必一定要胸前挂着大红花,杵着一把锄头就行。

走马灯似的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大山令人麻木,绝望,进得去,出不来。忽然,峡谷巨门般的退开,天空闯入,白云汹涌,盐津藏在云下面的长坑里,白花花的像是盐坨。县城就建在关河边上,河不宽,夏天涨,冬天落,但已造出天堑。人类勉强在山坡绝壁上开出立足之地,非常狭窄,仅容两三条街顺江而列。高楼林立,盖高楼是地势所迫。街道上飘着烤玉米的香味,洗发水的香味、爆米花的香味、汽车味……建筑紧凑,光线阴暗,居民似乎因为空间小而彼此认识,打着招呼,亲和无间。沿街坐着许多挑了担子来卖山货、菜蔬的农民,有人已经睡着了,总不能赶人家走,就这么点地盘,赶到哪里去?所以盐津县城不像云南其他焕然一新的县城那么荒芜,还有人性。一个摊子在切卤肉。另一家店在烫头发。包倬去买烧玉米,我望着一箩箩核桃发呆。旧时代县城氛围还在,女人衣着光鲜时髦,有的穿黄色的紧身裤、有的穿粉红色的紧身衣,争奇斗艳,似乎要弥补光线的不足。书上说,此地因拥有盐井、渡口而得名。古代住着僰人。僰人将棺材藏在绝壁上的洞穴里,我望过去,似乎有些朽木搁在洞口,老鹰卫士般的睥睨着。这地方历史悠久,夏商周就有人住着了,1727年改土归流,属乌蒙府大关厅。1917年正式设县,定名为盐津。云南蛮荒之地,盐津是中原进入云南的第一道关。有诗云:李白但知蜀道难,未闻滇境石门关,若得仙人巨笔在,词辟南诏又一章。

盐津这地方行政上属云南,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却属四川。说话卷舌,茶馆流行。茶馆最多的是普洱镇,普洱镇在盐津下游,一条老街上有三十八家茶馆!吱吱!(云南话,惊叹词。)县政协的老张统计过。古镇挂在河岸的峭壁上,临街都是黑糊糊

的老屋,黑得似乎就要燃烧。黑暗的屋内,一张张白生生的脸,一个个赤裸的背,深渊中漂着的贝壳似的,正在乌烟瘴气中玩牌、品茶、聊天、嚼瓜子……似乎时代从来没有变化。老蒋说,这些茶馆是分着的,某村的人一般都去某个茶馆,还有知识分子的茶馆,老师、公务员一般喜欢去那个茶馆。镇上有一家小旅馆,也是暗无天日,已经开了几十年。(没人说得出来是多少年,总之绝不是昨天才开业的。)一楼是老板一家住,有个天井,门口支个柜台,卖手纸糖果。从木梯子爬上去,二楼有四五间客房,每个房间支着四张床,十元钱可睡一晚。似乎逃婚的男女学生(或者萧军萧红)曾经住过。时间这个大导演一百年前就拍好的电影,居然活生生地就在眼前。旅馆外面,一个挂满肉块、铺着辣椒、烟草、茶叶、花生、土豆、鱼干、家禽、鸡蛋、红糖、小吃摊的集市,浩浩荡荡,像是与绝壁下面的河流并行的一条彩河,人类创造的河流,有人顶着纸箱子穿越人群。正是五月份,天气闷热,茶客光着上身蹲在茶馆里,同样光着上身的男人在人群里坦然而行。女人就遭殃啦,衣服一件也脱不得,满脸是汗珠,仿佛首饰都化开了。集市到处是彼此矛盾的事物,箩筐旁边是电视机,电视机里的狗被一只真狗斜瞟着。卖甘蔗的摊位隔壁是镶假牙的摊位。大家相安无事。时而蒸汽滚起,刚刚出笼的肉包子令人抿唇舔舌;时而垃圾泛滥,令人反胃作呕,皱起眉头。人们视若无睹,熙熙攘攘、此起彼伏,忽然喧哗(一群人在挑选一群鸡)、忽然安静(一位老妪靠着老宅的门面梳着最后几根长发),孩子们背着书包雀跃着,姑娘呆呆地看着街子外面的江水,江上有一座吊桥,人影憧憧。茶馆里的人在摆龙门阵,讲的是四川古音,很不好懂,但依稀听出来,是在说从前张司令、李营长的故事。“地震的时候,啊呀,天打五雷轰呀,我才跑出家门,就动不得了哪!有什么东西定着你,天上滚下紫色的大石头来,在我一尺远的地方停住了!真的嘛!”“赵副官走到这里,就是那个卖凉粉儿的老妈妈那里,我爹从茶馆里走出去,别着一支勃朗宁,上去就给他一枪,当场就倒了。”“那块石头动不得的,自古都不敢动,风水先生说动不得,结果施工队才炸掉,当天晚上就地震啦!”我听着不想走,写小说的包倬也不想走,研究生赵凡也不想走,干脆都脱掉衣服,光着膀子,再喝一碗。大叶子茶,一块钱一碗。

樊忠慰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顺江而下就是。这边厢摆的是这种龙门阵,那边厢他写的是那种诗:

黑豹 苦难的王子/囚笼是宫殿 心脏是石头/当山羊从女人的皱纹叼起小鱼

/你饥饿的胃翻卷鼠毛 枯草 湿土/你的病弱是一幕皮影戏

锁比利齿咬得更紧/脚踩到了宇宙的中心/不静止 也不移动/一团渴死的自由/让头颅着火，脑浆哭泣/眼珠里滚飞的鹰呀/像一粒炒爆的黑豆/它的翅膀是不是天空的俘虏/只有梦穿破栅栏/幽灵般遁入深林

嚎叫吧！诗歌/不幸的生命 因破碎更美/你看夜空那颗暗淡的星/会不会是黑豹的眼睛/在我的手中成为黄金

——樊忠慰《黑豹》

是否水火不容？也不知道这些茶客看过没有，他们知不知道盐津不仅有盐巴美女（民间说，盐津出美女），还有个诗人樊忠慰？当然知道，文联的蒋主席就知道，他以前在普洱镇当过老师，在豆沙关当过老师，很是为他自豪，一路都在说，从前我当老师的时候……老蒋放下手机说，走啦，樊忠慰在城里等着哈！以前中央电视台的要来采访，樊忠慰都不见。你说要来，他就等起喽。是了，忠慰！

樊忠慰穿着红色的短袖衬衣，从一个广场上飘过来，看他走路的样子就不是凡人，刚刚落地似的。苍白，孤傲，没有笑容，不语，仿佛才从诗歌住院部出院，还在药物过敏。在广场边上找了个馆子吃饭，坐在外面的路边，周围是些树。他不能喝酒，写诗那么热烈，人却呆呆的，仿佛知道自己不是凡人。

有时候他抬腿就走，顺着公路，走了四十公里都不知道。天神、魔鬼在他耳边说着话，他一边搭讪一边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像仙人一样，对一切视若无睹，大卡车也怕他三分。身上没有身份证，走到四十一公里，被巡逻人员注意到，怀疑是逃犯。拿下，送回来。他就是一逃犯，一直企图逃走，他总是有一种逃亡者的表情。多年前，我忽然读到他的诗，叹了一口气，云南真是出诗人的地方。仿佛西藏人寻找转世灵童，都不知道会出现在哪里，忽然传说来了，盐津出了个樊忠慰。他确实像灵童，飘然出世，纯洁干净，眼神清澈迷离。不是迷惘，他不迷惘，他知道要怎么写下他那些超验的感受。这是一个奇迹，他握笔的时候非常清醒，准确地记下那些词。他吃饭、读书，使用电脑。

我们吃了饭，沿着盐津县的大街一直走。忠慰说，去他家坐坐，有点东西要给